

重访 加勒比

〔英〕V. S. 奈保尔 著

王爱燕 译

The

Middle

Passage

重访 加勒比

〔英〕V.S.奈保尔 著
王爱燕 译

The
Middle

Passag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访加勒比 / [英] 奈保尔著；王爱燕译。—海口：
南海出版公司，2015.7

ISBN 978-7-5442-7713-6

I . ①重… II . ①奈… ②王… III . ①游记－作品集
－英国－现代 IV 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700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11-037

THE MIDDLE PASSAGE: The Caribbean Revisited

Copyright © 1962, V. S. Naipaul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重访加勒比

[英] V.S. 奈保尔 著

王爱燕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王丹
装帧设计 金山 朱琳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字 数 170千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
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713-6
定 价 39.50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 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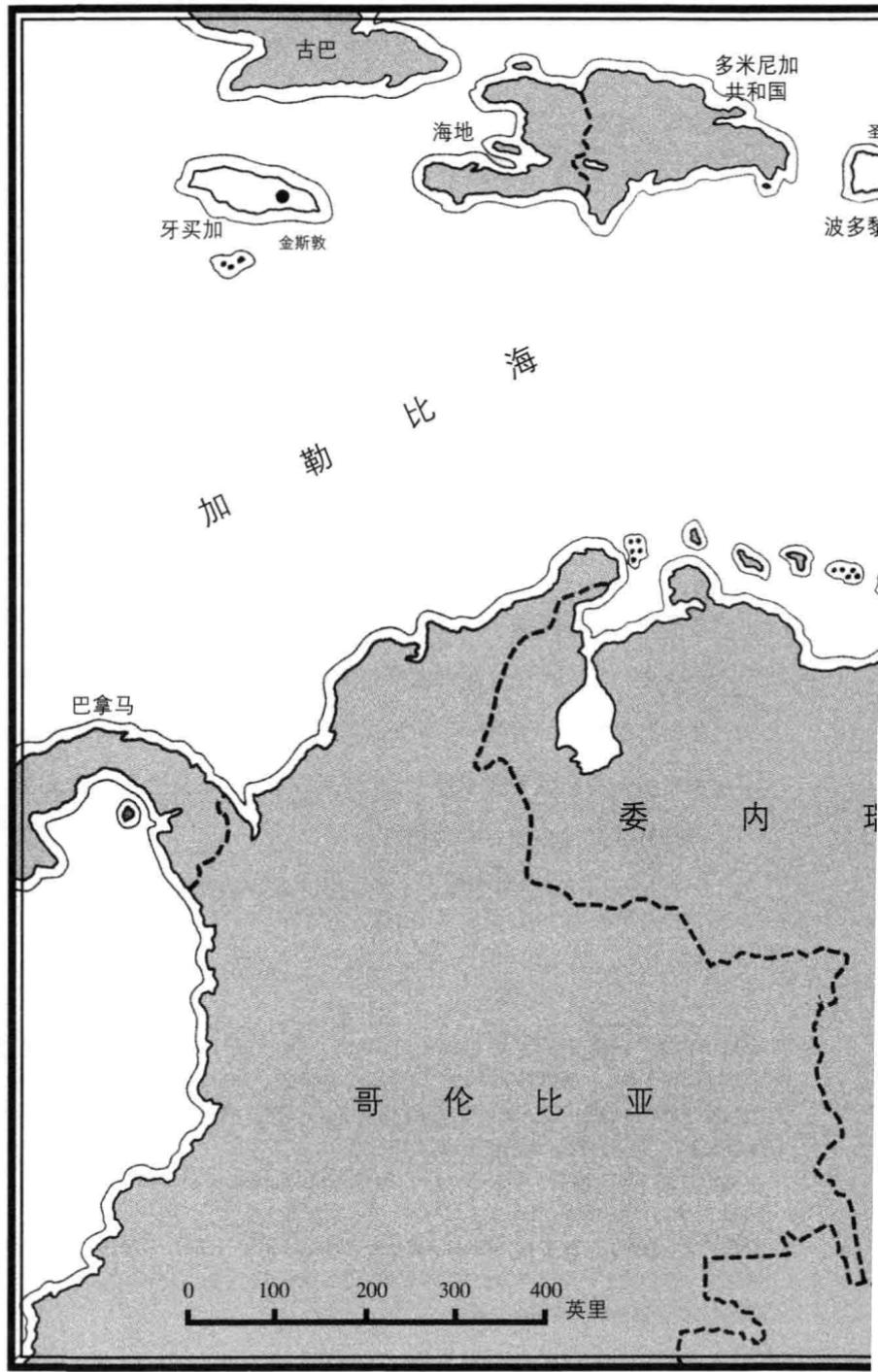
它们只是因为出产的财富而受到重视，那里的社会也从没有显现出特别崇高的一面。那里有豪华奢靡的生活，也有犯罪与恐怖、反抗与屠杀。那里有浪漫的传奇，可主角都是海盗和亡命徒。生活的自然魅力在那样的条件下无法呈现。自拉斯·卡萨斯^①之后，西印度群岛不曾出现过圣人，也没有英雄，除非出于对黑人的热爱而将杜桑^②推崇为英雄。那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性格和目标的民族。

——J.A. 弗劳德^③《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》(1887)

①巴托洛梅·德·拉斯·卡萨斯 (Bartolomé de las Casas, 约 1474–1566)，16 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。曾致力保护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，竭力控诉虐待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。他的著作《西印度毁灭述略》是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种种暴行的重要文献。(本书中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译者注。)

②弗朗索瓦-多米尼克·杜桑·卢维杜尔 (François-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, 1743–1803)，海地革命领导者之一。

③詹姆斯·安东尼·弗劳德 (James Anthony Froude, 1818–1894)，英国历史学家、小说家、传记作家，作品有《卡莱尔传》《从沃尔西沦陷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资政》《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》等。



西印度群岛与西班牙大陆

1960



拉

巴 西



目录

序 /1

第一章 中途航道 /3

破相的男人 / 深深浅浅的黑色 / 差劲的旅客 / 抽烟斗的人 / 学生 / 准备抵达西印度群岛 / 道义上的胜利 / 盛装打扮，如同去教堂 / 种植园，繁荣、衰落 / “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？” / 作者遇到麻烦 / 互致问候 / 烟斗哥惹麻烦 / 一瓶白兰地 / 第二乐园

第二章 特立尼达 /41

殖民地的玩世不恭 / 莎士比亚学者 / 社会版 / 格调问题 / 面包黄油布丁 / 去赛马会 / 历史 / 无限的容忍 / 建筑幻想 / 广播狂欢 / 加菲尔德与鲍嘉 / 第一次看见这里的风景 / 新广告 / 本伍德·迪克先生 / 美德、知识与信仰 / 写作的洗涤剂功能 / 文化是夜总会表演的一个节目 / 无赖社会 / “母亲真是伟大” / “这脑瓜儿多机灵啊” / “拜托，黑鬼先生，拜托啦” / 微妙的种族区分 / 印度人的世界 / 两种种族主义

第三章 英属圭亚那 /99

白色木城 / 圣诞假期 / 有波浪形隔板的房子 / 贾根夫人 /

白皮书 / 内地 / 热带草原 / 殖民地前哨 / 印第安人 / 越过
边境 / 布兰科河 / 博阿维斯塔的灯光 / 夜生活 / 白天的博
阿维斯塔 / 新年致辞 / 班克斯啤酒 / 郁闷的旅途 / 大庄园 /
高与低 / 去波塔罗河 / 家事 / 渡河 / 黑人的焦虑 / 混乱的人
群 / 演说家 / 贾根家族 / 家宅 / 又一场政治集会 / 原汁原
味的政治 / 去罗赖马山 / 采矿工 / 卡耐玛 / 可可与河水 /
传教站 / 一个美国家庭 / 秘密饮品 / 星期六安息日 / 乌特
西河畔 / 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的旅行者 / 白水还是黑水？ /
飞越卡马朗河

第四章 苏里南 /191

民族主义 / 去见媒体 / “一种没有精英的社会” / 后院里的
非洲 / 混杂语自豪感 / 阿尔贝托 / 丛林黑人 / 遇挫 / 古怪
的母语 / 两个涂白粉的人 / 受罚的女奴 / 自由人 / 克罗尼
传奇 / 蚊子 / 荒凉

第五章 马提尼克 /227

法国小村庄 / 法国风格 / 一顿法式午餐 / 有组织的社会 /
牛奶飞机 / 往返于法国之间 / 血战之后 / 迷失的印度人 /
没有圣典 / 圣母

第六章 奔赴牙买加 /255

安提瓜的午后 / 女仆被炒鱿鱼 / 拉斯塔法里神经症 / 闹剧
变悲剧 / 爱中生恨 / 黑人方案 / 两个世界 / 驶往法国人海
湾 / 我的小别墅 / 魔法 / 分裂 / 有节制的主人

序

(兰登书屋，第三版)

《重访加勒比》出版于一九六二年，是我的第一部游记。以下引自初版序言：

一九六〇年九月，我利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的奖学金，回特立尼达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。在此期间，总理埃里克·威廉斯博士建议我写一部关于加勒比地区的非虚构作品。我有些犹豫。小说家写作，结局往往连自己都意识不到，而且意识不到反而更好。无论如何，我决定斗胆一试。

在一九六九年那一版的序言中我又加了下面这段：

一位新西兰作家在评价我的另一本书时说，我所描写的是附庸文化和附庸经济面临的问题。要是我在写《重访加勒比》

时能够想到这么精准的说法该多好啊！那将会使很多事情更明晰，书的结构也会更紧凑，谈到这种具有政治或种族自信的文化中的自愈力时，可能也不会那么罗曼蒂克了。

尽管上面这段评价对本书有所保留，可我依然觉得本书是站得住脚的。或许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“旅行”，那次旅行和写作的过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。尽管本书的主题很严肃，我仍希望读者能捕捉到其中简单的快乐，并产生共鸣。

第一章 中途航道^①

①旧时奴隶贸易船从欧洲出发，欧洲人用工业制成品在非洲西海岸换取奴隶，然后将奴隶带往美洲，用奴隶换取当地的原材料后返回欧洲。中途航道特指奴隶贸易船从非洲到美洲的航程。

破相的男人 / 深深浅浅的黑色 / 差劲的旅客 / 抽烟斗的人 /
学生 / 准备抵达西印度群岛 / 道义上的胜利 / 盛装打扮，如
同去教堂 / 种植园，繁荣，衰落 / “你知道斯劳巴克斯吗？” /
作者遇到麻烦 / 互致问候 / 烟斗哥惹麻烦 / 一瓶白兰地 / 第
二乐园

和我同坐一节车厢的有几位绅士，还有准备归队的军官、返乡做生意的种植园主、身背来复枪子弹匣去猎杀短吻鳄的年轻人……诸般人等与我一样，前去搭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邮船。上年纪的人在谈论蔗糖、收成和群岛的经济崩溃。

—— J.A. 弗劳德《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》(1887)

滑铁卢的港口联运列车站台上挤满了移民模样的西印度人，我不禁庆幸自己是坐头等舱去西印度群岛。头等舱的票价并不贵，九十四英镑，这些钱在法国轮船上只够买个二等舱的座位，但在西班牙移民船“弗朗西斯科·博巴迪拉号”上，用这个价钱我却搞到一个单间。

虽说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和车厢里的一些人并不乘火车去南安普顿，可我进的那个车厢依然人满为患。一个留着纳京高^①发型的男人逗着坐在他膝头的戴帽子的胖娃娃，那娃娃打扮得像件包装精美的

^① 纳京高 (Nat King Cole, 1919–1965)，美国爵士钢琴家，同时以柔和的男中音闻名于世。

礼物：浑身都是缎带和荷叶边，嘴里含着塞子般的橡胶奶嘴，而那下垂的嘴角上滴答着的口水，堪称点睛之笔。两位头戴呢帽的女士颓然倚窗而坐，她们身穿薄纱般的连衣裙，内罩艳粉色缎子衬裙，腿上穿着粉红长筒袜，脸上的脂粉已经溶化得斑驳陆离，油亮的大手攥着皱巴巴的绣花小手绢。她们表情拘谨，郁郁寡欢。货架上、地板上放着盛食物和婴儿用品的篮子。

抱孩子的男人正向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讲述伦敦生活的艰辛。

“就像电视上推销的斯托克人造黄油，”他说，“有几个人能说出它跟真黄油的区别，又有几个人真的关心你哪！”

他的语速缓慢，口气漫不经心。坐在窗边的女人凝视着窗外，一言不发。那脸蛋儿胖嘟嘟的婴儿瞪着大眼睛，淌着口水。伦敦在列车两侧飞掠而过：房屋的污秽后墙、公共汽车的红色车顶、崭新夺目的广告、小店的招牌、穿白色工作服站在梯子上的男人。一幕幕画面已恍若记忆。在这片我们已经割舍的应许之地，列车不过是上午的一种噪音而已。

“喂，我给你讲过那个工头吗？”他不紧不慢地说。现在毕竟在火车上，不在英格兰的土地上。“有一天他说：‘黑子，过来一下。’我盯着他说：‘好啊，这就来。’我走过去，啪地一拳，直把他从玻璃窗打飞出去。”他并没有抬手比画，依然逗弄着膝头的孩子。

你能看到装婴儿用品的篮子里那些属于英国的东西，几分钟前还稀松平常，这会儿却成了旅行者的标记和纪念品：一瓶葡萄适、一个塑料奶瓶（在西印度群岛，人们会用小朗姆酒瓶当奶瓶）、一盒婴儿爽身粉。

“啪！一家伙就打到玻璃窗外去了。”

检票员推开车厢门，他上了年纪，个子很高。在这趟列车上他算是外国人，可他的态度中立；就算在布莱顿的火车上他也会是这个样子。

“谢天谢地，幸亏那天我手里没拎着扳手，不然我今天也不可能抱着孩子坐在这趟车上了。”

检票员查票，打孔，随手把门拉上。

一个相貌丑陋的大个子黑人从隔壁车厢走进走廊，透过他那条松松垮垮的薄裤子可以看到长度不合比例的大腿。他肩背宽阔，肩膀厚得极不自然，看上去像驼背，使他整个人显得不堪一击。他身上那件浅灰色夹克又大又肥，像件短大衣；黄色的衬衣很脏，磨破边的领口敞着扣子；领带歪歪扭扭地耷拉着。他走向窗户，打开通风口，把脸探出去，脑袋向左微微一侧，吐了口唾沫。那张脸生得十分怪异，半边脸像是被砸扁了；一只眼睛眯缝着，厚嘴唇簇成一圈肿胀的瘤子；那只巨大的鼻子也是扭曲变形的。当他缓缓张开嘴吐唾沫的时候，那脸变得更加畸形。他吐唾沫的动作很慢，断断续续，淋淋拉拉。当他把脸缩回来时，他的目光和我的碰上了。

我感觉自己勾起了他的敌意，此后我再也躲不开这个破了相的黑人。去卫生间时，我们的目光又遇上两次。我去找餐车时，看到了他。列车上没有餐车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又看到他。他身旁坐着一个比他瘦小得多的黑人，也穿着浅灰色外套，一对空茫的大眼活像煮熟的鸡蛋，长胳膊长手，拳头笨拙地攥着，搁在膝头。他的裤子太短，紧巴巴地缩上去，裤脚离袜子好几英寸远，使他看上去像一个长高后仍然穿着以前衣裳的男孩。他的嘴张着。和他们同一车厢

的还有一个体格像摔跤手的黑人和两个白人小伙子：一胖一瘦，都是秃顶，穿着崭新的运动夹克和裤缝笔挺的法兰绒裤子。

我们车厢里的婴儿正在吃饭。小娃娃流着鼻涕，嘴角淌着汤汤水水；嘴里呼噜呼噜、吧唧吧唧地响着，还老是打嗝。

“‘怎么着，你想要房租？’”喂孩子的男人正说着，“‘我告诉你，就按以前的房租，一分不多。’他说：‘黑子，我是上来收房租的，不然你就给我从这房子里滚蛋。’我盯着他，说：‘好啊，白老爷，上来吧。’他爬上来。我咣！给了他一脚，他就顺着楼梯扑通扑通滚了下去。

“上星期我打那儿经过。他竖了一个牌子，上面用绿漆写着：有色人种勿入。绿漆写的。伙计，我告诉你，就像斯托克黄油广告一样。”

车抵南安普顿，客流愈稀。留着纳京高发型的男人只是来为妻儿送行的；他自己还要留下应对气势汹汹的房东和工头，还有“有色人种勿入”的牌子。

我们被引到远洋码头上一个不怎么豪华的候船厅，紧邻火车站的车棚，幽暗隐蔽，站在那里可以看到当天上午乘“弗朗西斯科·博巴迪拉号”抵达的移民：密密麻麻肤色各异的一大群人被圈在木头护栏里面，鸦雀无声，仿佛是被关在玻璃后面。我们站在门口向里张望，没人踏出游客候船厅进入移民等候区。那些凝视的眼睛流露出关注、不满、怜悯、嘲弄的神色，老油子们打量着新来者的穿着打扮，与他们当年刚入境时的装束大同小异：白色薄法兰绒裤子、热带风格的天蓝色西装、宽肩夹克、长裙，还有那些宽檐呢帽，这些并不为西印度人熟知的服饰，却被赴英的